

我的中学美术老师

黄阿忠

我从小喜欢画画，没有老师指导，涂涂抹抹乱画一通。那年月课堂外已有许多画室（类似现在的各类辅导班、高考班），比较著名的有哈定画室、东方画室等。无奈家境没有能力交付辅导班的开支，因而我只能站在家门口的马路边，倚着那只红色的消防龙头，看车道上来来往往的汽车、货车、自行车和匆匆过往的人群，心里充满了不尽的惆怅；偶尔看到背着画板、画具的大人小孩从我面前走过，更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读初中后，我遇上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，是教我们美术的汪庆娥老师。汪老师个子不高，年纪四十多近五十的样子，体态有点发福，圆圆的脸，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，稍稍有点花白的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。她毕业于浙江美院，潘天寿教过她，具有相当的中国画水平。她主攻花鸟画，给我们上美术课时，几笔勾勒，就把花草、鸟儿画得很有味道。

她的美术课很有特色，教我们画中国画瓜果、花草，循序渐进，从蘸墨开始，如何画出浓淡干湿的效果，然后是如何用线等等。我记得第一次画的是荸荠，画法很简单，先蘸淡墨，然后在笔头上蘸浓墨，接着在纸上画个三四公分的墨点，此时，纸上呈现了有浓有淡的小圆点，有墨韵，有变化，还有体积感，然后用线勾出荸荠的头，然后在浓淡交接处拉一条稍带弧形的线，至此，完成了一个荸荠的绘制程序。等到再疏疏密密地画上三四个荸荠后，一幅《荸荠图》就成功了。我们依样画葫芦学着画，不谦虚地说，我肯定是班里画得最好的。她还教我们画青菜、大白菜、芋头、辣椒、牵牛花等等，方法大同小异，但共同要注意的，一是墨与色的浓淡，一是涂与勾的顺序，最后把物体的形状画出来，并三三两两地安置在一张半张报纸大小的宣纸上，或者是更

小一点的宣纸、元书纸上，便大功告成了。

汪老师的教法比较独特，有新奇感，有趣味性，我不知道其他同学什么感受，反正我是极有兴趣的，以至于每个礼拜盼着上汪老师的美术课，每次上课，都是精神抖擞地投入，状态极佳。这样，除了我的美术作业总是优秀外，还当了美术课代表，帮汪老师发练习纸、收课堂作业。

后来我听说有课外美术兴趣小组，我知道这个信息时，美术兴趣小组早已开班，且过了招生期而被拒之门外。但是，我的求知之心不死，每当美术兴趣小组上课时，就趴在教室的窗外偷听、偷看。听是听不到什么的，但看到的不少，那架子上卷发的、大胡子的外国人石膏头像，我叫不上名字，还有放在桌上的方块、三角、圆锥等等，我也不认识它们。

终于有一次“趴窗”被汪老师发现了，她破例让我进教室，把我推荐给班里的学员，算是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。同学们也非常热心地辅导我画起了石膏几何体和石膏像块面，我才知道了那些所谓正规的画面的器具、教具、石膏等，也知道了石膏头像是贝多芬。

有一次美术课结束时，汪老师把我叫到一边，说以后没有她的美术课了，如果礼拜天有空的话，我可以去她家看看画册；她还叮嘱我好好画画，不要半途而废；说完后她顺手拿了一张小纸片，写上地址交给我。汪老师家在上海西康路、康定路口，离我家曹家渡不远，23路电车忻康里出发三四站就能到达。

我是步行去汪老师家的，从康定路上的一个小门进去，好像是三楼，木扶梯转了两层，光线较暗，楼梯转弯处还堆放了许多杂物，但进了房间就一下子亮堂了。她的家是一个大统间，最南端有落地钢窗，卧室就靠在窗边，那儿还竖着一个立式的三五

牌台钟，我走进房间时，台钟正好当当地敲了三下。我在靠近门口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汪老师拿了一叠画册，还有《美术》杂志给我，让我慢慢地看。她给我倒了杯茶后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，抽空又回过头来给我讲解那一幅幅图画。那以后，每隔一两个礼拜我就会去汪老师家一次，常常是觉得还没看上几本，天就快黑了。汪老师家的画册、杂志，学校图书馆是没有的，当遇到爱不释手的画册、杂志时，汪老师就会让我拿回家慢慢地学习。尽管汪老师已经不来教室上课了，但因为我去汪老师家，所以我觉得汪老师没有间断过美术课。

好多年后，我经历了上山下乡，考大学……最后在美术学院做老师。我记得去寻访过汪老师，可当年就读的学校拆并了，汪老师的家也搬离了康定路。然而有一天，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，我想应该是缘分吧。那天我在美术馆观看画展，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走上几步，侧面看到她手上拿着一本小本子，正对着我的一幅作品临摹。是汪老师？我大步上前一看，果然是。快三十年没见了，她依然是花白的头发，圆圆的脸上多了些皱纹，鼻梁上依旧架着眼镜。我有点激动，问她认识我吗？她没有正面回答，抬头望了我一下，指着她刚才临摹的画，神情显然有点自豪地说：“这张画的作者是我以前的学生。”我说：“汪老师，这幅画是我画的。”她朝我上下看了几下，喃喃地说：“不像，不像，变化真大呀。”接着，我们互相说了分别后各自的经历，我说起当年拿回家看的几本《美术》杂志，她说：“我早就把这杂志送你了，如果那杂志能有帮助你的作用，也是我莫大的荣幸。”分手前，她告诉我搬家了，然后又顺手在本子上撕下一张纸片，写上了她家的地址递过来，放在我的手上……

六十多年过去了，弹指一挥间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。我常常想起汪老师那灰白的头发，想起那几本《美术》杂志，想起她在我作画前自豪的模样。今儿忽然又想到汪老师画的荸荠、青菜、辣椒、毛芋头、麻姑等，气格高雅、用笔朴实无华而有情，气韵隽永、墨色枯湿浓淡而有韵。

秋水。笛声里流淌着孩子们的期盼和梦想，流淌着为人师者莫名的感佩和怅惘。

村小的老师有时会走乡串户，进行家访。深秋傍晚，我们一行数人，骑着半旧的自行车，行进在凹凸不平的乡村土路上。到了村里，孩子们猴样窜来窜去，家长们殷勤地敬茶递烟。昏黄灯光下，我们与家长们倾心长谈，一种深深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溢满心胸。

学期结束考试时，村小的老师都要外出监考。有时要到几十里外的完小，还要摆渡过河。有时大雪纷扬，雪厚没踝，我们也要骑着自行车准时赶到。村小的孩子们，满脸好奇和善意。我们也报以真诚的微笑。友善和温暖流成了一条清亮的小河。

如今，村小远去了，那充满温情的家访，那长空里飘摇的风筝，那打雪仗时掷雪球声，那油菜花盛开时的踏青，那学雷锋扫大街的场景，那校园里清新明快的竹笛声，也都渐次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，成为记忆沙滩上熠熠闪光的贝壳。

秋风掠过，校园里的梧桐树叶随风飘落，飒飒有声。芦花在秋风中俯仰起伏，是线装的诗词。村小，如一幅久远的黑白照片，守着岁月的底色，镶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。

记得那时候

时 光

记得那时候
我的腿脚多么轻快
骑车载着你
从这村到那村跑得飞快
你头上扎着一条紫色的丝带
用动人的目光望着我
还深情地问我累不累
我摇摇头没说一句话

记得那时候
我的手掌多么结实
紧握着你手腕
从山脚爬上山顶没停歇
你手里握着一方粉红的手帕
矜持地举到半空
替我擦去了满头的汗
我脸红心跳没说一句话

记得那时候
我的吉他弹得多么欢畅
坐在青草地上近近地挨着你
从日落到月升
你像升起月亮闪着银光
小小的胸脯装满渴望
乐声像甘美的露珠洒满了花丛
我拨动琴弦没说一句话……

写在采访边上的人生隽语

周 洋

距上一本随笔集《读书长城外》的出版已过去十一年，内蒙古知名作家、纪录片导演张阿泉先生厚积薄发，出版了散文随笔新作《写在采访边上》，他将这部新书赠我闲览，还是精心制作的毛边本呢。甫一看到这个书名，立刻想到钱锺书先生的名作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。钱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写道：“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，那么，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。”从这个角度去观察，张阿泉的这本新书，亦可视作写在采访边上的人生隽语。

张阿泉将自己的人生定义为“采访型人生”。他从1988年7月迈入新闻记者行业，迄今已逾35年。这部《写在采访边上》是他在从事新闻职业之外的文学观察和思考积淀，全书共收文29篇，写作时间跨度长达18年。全书分为《学习白描》《新闻笔法，文化眼光》《序跋是正文的后厨》《心灵科研文本》等四辑。内容包括序跋、书评、书话、风物考察以及他独创的心灵科研文本等，其背后是海量的淘书读书、实地踏勘、细密爬梳以及精深思考作为支撑。用阿泉自己的话说：“是在采编主业和专业新闻产品之外利用手中所获一手材料（包括边角料）而摇曳写成的，更自由也更富于趣味的延伸性文章。”

追求一种“活性”或曰“活态”的文风，是张阿泉多年来勤奋笔耕的努力方向。这一风格的主要特征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用“文”的语言表述“野”的内涵或用“野”的语言表达“文”的意境。譬如，他在《有一种人生态度，姑且称为“杯子理论”》中，写一次宴会后醉酒的经历，“痛苦的醉酒还令人产生了幻觉，仿佛自己的房间里坐着不少客人，叽叽喳喳地说话，后来那些客人又忽然消失了，只剩下电视画面在不停地闪动。一直辗转反侧到凌晨四点后，才蒙眬睡去。不久又醒来，但再也

无法成眠。而此时晨光也已透窗而来，邻街的小巷中已远远传来清洁工人用扫帚清扫街道的唢唢声。”情感真挚而行文优雅，寥寥几笔勾勒出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。他自言，对于平凡而又有尊严的个体来说，“我的杯子很小，但我只用我的杯子喝水”或是“我的杯子很小，但我并不羡慕别人搂着一口水缸喝水”。随之而来的，是一段直抒胸臆式的内心独白：“许多事情，明白，但总不能够或不可以直率地说出来，因为人生就是一说就破的魔术，只有不说才可以保持这魔术的神秘，让热心围观的一大群人投入地喝彩欢呼下去。”笔锋犀利，酣畅淋漓，似草原上凌厉的北风呼啸而过，自有一种狂狷之性情在其中。

一边是海量淘书构筑起来的“行走的书房”，一边是采自民间大地的灵气与野性。这“双边并行不悖”的思维方式，是张阿泉从写作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为人为文之道，他称之为“纸质阅读与田野调查交互”的文化做工理念。收在这部《写在采访边上》中的文字，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这样的写作思路。尤其是书中写文化老人流沙河先生的两篇文章，更是挥洒自如、游刃有余。从文中不难读出，他对流沙河的著作精研细读，对他的书法创作风格之演进了然于胸。同时，他从老先生爱吃的美味鸡枞面和芝麻酱，到先生对“正体字”的偏爱，对古文字研究的痴迷，都写得妙趣横生，引人入胜。一个立体鲜活、有情有趣的流沙河的形象，已然印刻在读者心中。

“边上，有时也是人生的主场”，这是张阿泉钟情文字的动力源泉。他把边边角角的碎片化时间收集起来，不疾不徐地摇动手中之笔，用语言的“长镜头”缓缓打量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观照内心世界的细微沙变化。读他的文字，如同经历一次愉快的精神畅游。



浦江之首

俞佳鹏 摄

集序
風
唐西林 书

放好一头牛

程应峰

周末，儿子在家，妻子买了一堆零食。我拣了其中一种不咸不甜、淡而无味的面饼吃，这面饼在这一堆零食中最便宜，但我却爱吃。妻子见了，笑着对儿子说：“你老爸是一头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牛奶和血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回答道：“我若是牛，我是什么啊！”儿子的机敏派上用场了，接口道：“老妈自然是放牛的人，把你这头牛放好就是了。”

这个说法倒挺新鲜，也是一句大实话。妻子没有上班，一直在家充当全职太太的角色。打理一日三餐，处理家庭内务，成了她的日常功课。家务活之余，她也跳跳舞，广场舞、民族舞、交谊舞，什么都来。但她的重心还是放在关注我和儿子的身体和生活上。在她看来，我的身体好了，心情好了，不光上班有精神，可以少跑医院，还能在业余时间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。这样一来，这小家生活虽然不是很富裕，但也会足够幸福。

幸福缘于心灵，但还是要以物质作铺垫。人类生存都得依赖物质，但物质的获得，快乐的获取，需要付出汗水、辛劳和智慧。这一点，妻子当然明白。所以，对于没有上班的她来说，放好我这头“牛”，就是她心目中天经地义的大事、正事。

说到放牛，自然而然就想起了小时候放牛的经历。放牛这活儿，看似枯燥，实则也有丰富鲜活的一面。应该说，在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中，与大自然亲近，最能体会生命之乐，山野之趣。放牛，有一种童趣天成的情调，那悠扬的牧笛，天籁般的童谣，纯真灵活而愉快的身影，以及那些放牛过程中相伴相随的寂寞、忧愁、欢欣，一不经意就成为岁月深处最可回味的画面。

挥着牛鞭，将牛儿往山上有茅草的地

方撵。远远地看见油绿的茅草，牛儿的步伐也急骤了些。到了目的地，把牛绳挽在牛角上，放手让它觅食去就是了。自个呢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若是天气炎热，拣个树荫纳凉，听听鸟鸣，看看地上的小蚂蚁、小甲壳虫，别有一番意趣。如果是在只有野草、没有庄稼的平旷的田畴上，牛儿细心地啃着青黄的草皮，四周一片苍茫和寂静，便可以拣一处沙洲躺下，看悠悠的云，蓝蓝的天，那份自在闲适，是只有放过牛的人才能领悟了的。

估摸牛吃得差不多了，嘘一声口哨，牛便悠悠地拢来了。对于牛来说，这是一种条件反射。因为有一个时期，我每天牵牛回来的时候，会掐把草拿在手里头，待喂它的时候，嘘一声口哨。时间一长，只要一嘘口哨，牛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也就自己走过来了。放牛时，偶尔会听到一阵歌声。或是“三月里来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……”飘来这样有情调的歌，让人不由自主就要望一望那个唱歌的，是个什么模样的人；或是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……”这歌声，令人想到那个只有13岁，就付出了生命的王二小，“不是他贪玩要丢了牛”，而是因为“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”。“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，他睡在了冰冷的山间，他的脸上含着微笑。”童年时代，这是最能触动心灵的声音和旋律。

古人作画，爱画“牧牛图”。因为他们心中有个理念：丢失了牛，就是丢失了自我；找回了牛，也就意味着找回了本心。正如刘元庵所写：“牧子骑牛去若飞，免教风雨湿蓑衣；回头笑指桃林外，多少牧牛人未归。”这首诗以牧童与牧牛比喻人生的得失进退，哲思氤氲，鲜活跃然，实在是妙。

为人做事，具备“放好一头牛”的心态，就是一种圆满。事业也好，爱情也罢，一个有心的人，对待世间万事，人间万情，若能当一头牛好好地去放，最终获得的，一定是由心而生的快乐。